

三十八载鱼水情一脉相承振兴路

□管继平 向峰

桑植的青山，是沉默的史册，既铭刻着红军长征的热血岁月，也绵延着三十八载生生不息的军民鱼水深情。当省军区第27任驻村工作队的足迹，映衬在洪家关白族乡陈家院村的晨露与晚霞中，一段新的帮扶篇章，便在旧年的根脉上，悄然生发。他们不是这里的过客，而是新时代的“反哺者”与“守山人”，用不到半生的光阴，让古老的民族村寨，听见了“老区不振兴、部队不撤兵”的铮铮誓言。

循迹：山水间的使命誓言

“驻村，驻的是心。”这是工作队最朴素的誓言。他们拒绝“空中楼阁”，选择将身躯弯成与土地对话的姿态。从把脚步扎进泥土，与农人共插一畦青秧开始，到肩披星光，叩响15个村民小组、421户百姓的门扉，倾听屋场会上最滚烫的乡音，脚步，永远是最真实的调研笔记。60余条生产生活的脉动，100余条关于未来的构想，在田垄间、在炊烟里，被一一采集、珍藏。

于是，方向在行走中清晰。他们带着村里的“领头雁”飞出大山，衔回他山之石；他们用目光丈量每一处亟待抚平的“褶皱”——从崎岖的路，到昏暗的石，再到缺失的广场与咆哮的洪渠。当一幅绘有25项民生实事的两年帮扶蓝图，郑重地悬挂于村部，它不再仅是规划，更是一份写在大地上的、待兑现的承诺书。

初心：党旗下的传承与脉动

在桑植这片以“红”为底色的土地上，信仰是最坚实的基石。工作队将课堂设在贺龙纪念馆的雕塑前，让冲锋的号角在新时代党员心中再次回响。5场主题的主题党课，是思想的淬火；“三长制”织就的治理网格，是温暖的纽带。党旗所向，党员先行——矛盾在调解中融化，环境在挥帚间亮丽。

他们将敬意，送往历史的深处与生活的近处。为“在党50年”的老者，佩戴上荣誉的徽章；向困难老党员与红军后代，递上时代的关怀。更点燃薪火，支持党员成为致富的“火种”，鼓励青年成为返乡的“归雁”。当山货通过三台小小的手机屏幕“飞”出重山，当两名桑植好儿郎接过父辈的钢枪，红色基因，便在这片土地完成了又一次蓬勃的脉动。

造血：青山里的金色蜕变

产业，是梦想照进现实的桥梁。工作队深谙此道，他们巧手嫁接，以“村集体+企业+农户”为藤，让资源攀援成势。350亩白茶园，成了泛动着金光的“绿色银行”，40余位村民在此收获着家门口的踏实薪金；100亩粽叶基地提质升级，150亩粽叶基地的开发，2公里产业道路的修建，让粽叶的清香飘向更远的市场。

从省城专家的指尖技术，到龙头企业的订单保障；从2.5万斤大米的消费帮扶，到11款山珍登上军队的消费平台……工作队的角色，是设计师，更是摆渡人。他们默默搭桥铺路，直到村集体账上新增了8万多元的集体收益，直到村民握着务工工资与分红款的笑容，比山泉更加清甜。山，还是那座山，但山里长出的，已是截然不同的希望。

润心：实干中的春风化雨

乡村振兴的宏大征程，终将落于一砖一瓦、一病一学的温暖实处。工作队将“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视为必须守牢的底线。8万余元投入，修补的是房屋的漏洞，填补的是道路的坎坷，填补的是生活的安全感。7.5万元的交通补助、3.5万元的产业奖补，如涓涓细流，精准滴灌，让4户风险监测户稳稳“上岸”。

当“6·18”特大洪灾的咆哮袭来，他们以身为堤，24小时坚守岗位，在暴雨中逆行转移13名受灾群众，抢通8处道路塌方梗阻，修复6所风雨飘摇的房屋。当“联勤军医老区行”的旗帜展开，上百名村民在家门口重获健康福音，12户行动不便的老人，等到了专家们的上门诊疗，6000余元药品温暖了人心。金秋助学的万元暖流，托举起十三名学子的梦想；军事夏令营的号声，则在27名留守儿童心中，播下了红色与国防的种子。

蝶变：家园里的幸福光影

今日的陈家院村，画卷已新。2000多米的坚固河堤，锁住了湍急的旧患；3500米的硬化通组入户道路，连接起阡陌与心房。夜幕降临，200多盏太阳能路灯瞬间点亮，照亮的不只是村民的归途，还有对未来的确信。通讯基站矗立，从此无需担心联系不上家人；双拥广场与国防教育长廊相依而建，红色革命故事与新时代文明新风交相辉映，在此刻写下生动的教育注脚。

“路宽了，灯亮了，环境美了、村子活了，心气更足了！”村民的感慨，是对工作队最动人的褒奖词。

桑梓：岁月长河里的鱼水弦歌

38年，可让青丝成雪，却让誓言更历久弥坚。湖南省军区机关驻村工作队，像一条奔腾不息的长河，流过桑植的12处山川，接力灌溉着这片红色的热土。他们用脚步作笔，汗水为墨，将“军民鱼水情”五个大字，写在每一垄丰收的稻田上，写在每一张舒展的笑脸上，写在乡村振兴的壮阔诗里。

山高水长，情谊未央。在这片被热血与深情反复浇灌的红色沃土上，军民同心的故事，永远未完待续；幸福绽放的声音，正穿越群山，回荡在更远的远方。

山水张家界赋

□刘才林

秦亡汉兴，不藉骚人翰墨，自存云水襟怀。

金鞭溪者，尤擅其胜。十五里清溪，千峰拱卫。步步移形，面面生景。迎宾岩揖客，母子峰含情，金鞭卓立，神鹰护持，双龟探水。诸景纷陈，目不暇接。至水绕四门，始称索溪，缘人工筑坝，溢而成湖。于是波平如镜，山影沉璧，岚光浮水，别成一派画境。

若夫黄石寨之雄，天子山之峻，袁家界之奇，杨家界之秀，天门山之险，皆宇宙之奇观，寰中之绝景。或危崖峭壁，猿猴难攀；或云海翻涌，宛若蓬莱；或翠谷藏幽，流泉漱石。虽名号各殊，而灵秀相侔，刚柔并济。刚则千峰拔地，有丈夫之概；柔则万木葱茏，具

雅士之风。斯山之美，非一方之秀，实世界自然遗产之大观也。

客有游斯地者，莫为景名所囿。人形兽态，凭心所悟；峰峦如仙如佛，随目所及。惟当澄心涤虑，蹊履寻幽，吸山川之清气，沐林壑之晴岚，悟自然之真趣，感生命之从容。盖此山此水，不待丹青点染，不藉骚客题咏，兀自成诗、成画，成山水之经典，成诗画之原本！

雄者自雄，不因贬损而挫其锋；柔者自柔，不因褒扬而增其媚。天工造化，妙在有和无之间；山水精神，存乎意趣之外。噫！斯境也，真宇宙之奇观，中华之瑰宝哉！



瓠江暮色 李昊天摄

庸城十八子

(小小说)

□胡家胜

李三好做得一手好卤菜，酱卤、麻辣卤、甜辣卤和香辣卤，卤汁用八角、茴香、桂皮、白芷、草果、白蔻、肉蔻、花椒、陈皮十几种中药材，这便是一好。其余啥好？庸城还真没人能说得清楚，但李三好的好脾气是出了名的，不紧不慢，不急不躁，也从没见过他骂过孩子打过婆娘，和谁使过气结过梁子。

李三好经营着一家卤菜店。卤菜店没有店名，在沿河街大柳树旁，是他家祖传下来的一家门店。可能是他家祖宗认为他家卤菜做得出色，无需什么店号，大柳树就是最好的标志。庸城人只需说一句，去大柳树脚，就知道是去买卤菜了。到李三好这一辈，庸城出了个侯石年的书法家，此人年轻英俊，写得一手好字，特别是榜书，朴拙苍辣，端庄雄健，因此常有人请他题招牌写牌匾，就连庸城后山子午台采石场打墓碑的人都请他去写碑文。侯石年还刻得一手印章，他在十字街口“瑞祥杂货铺”旁，租了一个五尺来宽的门面，专门写字刻印。印章是一个人的诚信，人人少不得。侯石年刻章写字，就算有了一门糊嘴讨吃的手艺。侯石年原本是澧水南岸二家河乡侯家湾的人，因得手艺便孤身来到庸城。

侯石年爱小酌，又常常懒得去生火做饭，就去大柳树脚买一两样卤菜下酒，一来二往，人便熟了，也便爱上了卤菜。侯石年最爱吃的是卤猪肉，卤猪耳朵更是他的最爱。那猪耳朵金黄亮汪汪，好像上了一层釉。李三好切好猪肉，拌上油炸辣椒和蒜末，滴几滴山胡椒油，吃起来油滑爽口，又有点弹牙。侯石年边吃边抿一口酒，赞不绝口。

看着侯石年沉醉的样子，李三好有些得意，他不太爱说话，可可爱动脑子：这世上什么人都有，侯先生爱吃卤猪耳朵，田县长爱吃猪拱嘴，胡局长爱吃牛杂碎……他一个一个捋了一遍，心里喟然叹道：天下什么人都有！

一日，侯石年买了卤猪耳朵不走，找了一张桌子坐下来，边小酌边和李三好闲聊。

侯石年说，怎么样，店铺还得有个像样的招牌，招牌就如同一个人的脸面。

李三好笑笑说，我这是祖传的坐家店子，要不要招牌无所谓。

侯石年说，脸面还是要的。再说，要传下去总得有个名字吧。

李三好只得笑笑说，你有闲心，就给弄个脸面哩。

侯石年说，你贵姓呢？

我姓李？你不是不知道，我免贵十八子。李三好有点吃惊，庸城谁不知道大柳树脚有个做卤菜的李三好？

侯石年一拍大腿道：好！就叫庸城十八子，赶明儿我好生给你弄个脸面。

庸城十八子，这名儿几好，还有我的姓哩。

好，你自己取的名儿，当然好哩！

好好好，难怪问我贵姓呢，你原本是知道的，只怕是早想好了，让我亲口说出来吧。

嘿嘿嘿，那就叫“庸城十八子”了。嗯嗯嗯，庸城十八子，想不到我李三好的卤菜店有名了。李三好高兴，给侯石年包了一包猪耳朵。侯石年推辞，李三好说，你写字的时候下酒。

过了半月，侯石年请了一个乐班，又找了几个平时相好的文友，吹吹打打地把做好的牌匾送来了。

李三好忙得把这事忘了，没想到侯石年给整出这么一出，心里一激动，就有点手忙脚乱，他双手搓着围裙，说话有些打诨：你，你们这是……

侯石年见李三好没明白，就说，我们给你装门面来了。

哦，哦，请坐，请坐。李三好一听，不知道说什么好。

众人将一整块红梓木的牌匾挂起，“庸城十八子”的金色大字熠熠生辉。李三好双手作揖行礼道：感谢各位，感谢各位！说完，忙着招呼大家进店里坐，又喊家人筛茶，把几张桌子摆了各式卤菜，上了庸城最好的苞谷烧酒，要大家吃好喝好。李三好走到侯石年的面前，说，侯先生，以后你吃卤菜喝酒只管来。侯石年却没理会，他正和大家喝在兴头上。

可是，侯石年此后再没来过。李三好一打听，才知道侯先生已经离开庸城去外地游学了。

李三好的卤菜生意越发好起来，就连南门口那些拉纤的、驾船的、扛包的苦力也时不时来店里坐一坐，就着一碟卤菜喝半斤二两。李三好的卤菜做得好，少不了有人夸奖，特别是那些搭船来的外地商家，对他的卤菜情有独钟。李三好无动于衷，喜怒不形于色，装作什么也没有听见。

李三好做卤菜的秘诀既不外传也不传内，所有的药包都是他亲自熬制，他从不到一家中药铺去买那些中药材，也从没有人替他去做这些卤菜。不外传可以理解，但他自己的似乎就有点说不通了。可李三好有自己的想法，不是不传内，只是还没到传内的时候，要传也只能传一个合适的人，不能都传，传多了，就会各干各的，一个完整的家就会散伙。他有儿两女，个个都是人精，都盯着他的手艺。老五是个女儿，叫李如月，才九岁，人长得很乖巧，又喜欢跟人合群，常背着李三好拿店里的卤猪耳朵什么的去笼络一帮孩子，惹得大家都听她的，跟她玩。她跟着哥哥姐姐们读了两年书便不读了，嚷着要自己做生意，跟着老爹卖卤菜。李三好说，好，店里正好缺个帮手。

李如月嘟起小嘴说，我才不哩，我要去大街上叫卖。

李三好想发火没发起来。李如月就把家里的卤菜推上街去卖了。她的声音很亮很甜：卖卤菜，庸城十八子卤菜！

大寒的雪

(外一首)

□李光明

夜色愈深，雪以沉默的盐将天空的白，一张张剥落给大地没有谁比它更庄严地抵达这些长途跋涉的疲惫的旅人在沉睡的大地怀里卸下一生的行囊

它们倾斜着身体在风的指尖，跳起轻盈的舞蹈捕捉每一棵入梦的树雪是微小的字词是光明的颗粒在黎明之前耐心地修补着世界的裂隙

洁白，那是雪给树木的虚构那是来自虚无的赠礼当微光惊扰了山坡那满目的白，是灵魂对春天最长的静默

它不谈论温暖它只是一场深埋入土的守望

冬日的远山

故乡屋后的林间黄叶抓紧枝干小声和冬天说话它们提到的故乡名字里带着清凉的雪片远山隐入晨雾一如我们未尽的人生在静谧中，比沉默更接近真理

溪水跑向远方去喝甜甜的露水雪落下来，它是大地上最干净的一句话是冬天最轻最轻的叮嘱它安静地待在那儿替荒凉守着秘密在泥土的最深处，藏着冬天的爱那是暖和的、跳动着的心跳

在未家坪，湘伯是个让人敬畏的“黑脸汉”。他身材魁梧，皮肤黝黑，常穿一件洗得发白的粗布衫，面容如雕刻般硬朗，浓眉下一双圆眼，犀利得好像能洞穿人心。嘴角总是微微下撇，周身散发出一股“生人勿近”的气息。平日里，湘伯惜字如金，一旦开口，声如洪钟，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

湘伯家的小院，孤零零地坐落在村子东头。院前那棵老枣树，树干粗壮，据说他是他祖上栽种。每到深秋，枣树枝叶繁茂，红枣挂满枝头，红得耀眼，犹如点点烛火。微风吹过，枝叶沙沙作响，甜香四溢，引得那些在村巷里疯跑的孩子们垂涎欲滴。

那时，村子被秋阳笼罩，暖意融融。田边的枯草在风中摇曳，几只麻雀在电线上叽喳，好似在议论着觅食的好地方。瞅见湘伯扛着锄头，身影消失在田间小道上，几个小家伙一合计，麻利地聚到枣树下。

“嘿，大宝，你和二牛把梯子抬来，我上去摘。”领头的虎子一边嚷嚷着，一边摩拳擦掌，小脸因兴奋而涨得通红。大宝和二牛连连点头，两人吭哧吭哧地将竖在墙边的梯子抬来，往地上一撑，扬起一片尘土。

“虎子，你快点啊，我心里直打鼓哩！”大宝的声音颤巍巍的，眼睛不时瞄向路口，生怕湘伯突然回来。

虎子手脚并用爬上梯子，刚摘几颗枣子，还热乎乎地攥在手心里，就听二牛“嗷”的一声尖叫。“快跑，‘黑脸汉’回来了！”声音都变了腔调，惊恐万分。

大宝和二牛扔下梯子，撒腿往村里跑，边跑边回头张望，脚下的土路扬起阵阵黄灰。

湘伯阴沉着脸，大步流星地走过来，每一步都踩在虎子的心尖上，咚咚作响。湘伯二话不说，双手拽住梯子，用力一扯。虎子吓得小脸煞白，死死抱住枣树，尖刺扎进肉里，鲜血瞬间涌出来，疼得他哇哇大哭。

“湘伯，我知道错了，饶了我吧！”虎子的哭声在院子上空回荡，惊飞了电线上的麻雀。

虎子哭哭啼啼回到家，脸上糊满鼻涕眼泪。走进昏暗且弥漫着柴烟味的屋子，见了爹娘，委屈地诉说着：“我就摘了几颗枣子，那‘黑脸汉’把梯子一拉，看把我扎的，都出血啦！”

虎子娘蹲在灶前添柴，闻声忙起身查看儿子的伤势，心疼得眼眶泛红：“你个调皮鬼，就是不听话，去招惹那主儿干嘛，他家那枣树可金贵着呢。”

虎子爹皱着眉，坐在吱呀作响的板凳上，轻拍着儿子的脑壳说：“那家伙，小气得很，几颗枣子都舍不得，以后离他家枣树远些。”尽管心里窝火，但想着自家孩子有错在先，也只能在屋里嘟囔几句。

岁月如刀，湘伯从挺拔的壮年，变成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头。老了的湘伯，成天坐在屋前晒太阳。曾经光滑的小院围墙，如今爬满斑驳的青苔，墙角的蛛网在风中摇曳，那架旧梯子依旧靠在墙上，满是风雨侵蚀的印记。

这年秋天，风依旧不紧不慢地吹着，携带着田野里庄稼成熟的馥郁气息。枣树再次挂满沉甸甸的红枣，压弯了枝头。

几个小孩像欢快的小鹿，蹦蹦跳跳地路过。他们可能是当年虎子、大宝的儿子，也可能是二牛的闺女。小孩们被满树的红枣吸引住脚步，眼巴巴地望着，小嘴微微张开，满是羡慕。

“你们，过来。”湘伯坐在竹椅上，眯着眼睛，抬抬手，慢悠悠地招呼道，声音里已没了当年的冷硬，透着几分沙哑和温和。

孩子们面面相觑，犹豫好一会儿，才磨蹭着走近。

“爷爷，您叫我们呀？”一个扎着羊角辫的小姑娘，小手揪着衣角，怯生生地问道。

湘伯笑了笑，眼角的皱纹恰似绽放的菊花，起身走向梯子，边挪边说：“你们想不想吃枣子？爷爷给你们搬梯子，上去摘吧。”

湘伯费了好大的劲，才把梯子架好。他双手撑着梯子两侧，对稍大的男孩说：“别怕，你上去摘，我给你扶梯子。”

男孩挠挠头，眼里闪烁着惊喜的光芒：“爷爷，真的能摘吗？”

“能摘，多摘些，甜得很呢。”湘伯拍拍男孩的肩膀，那只满是青筋和褶皱的手，传递出一种让人安心的力量。

男孩爬上梯子，兴高采烈地摘起枣子来，很快就把衣兜装满了。下来后和同伴们平分，然后快乐地离去。湘伯在后面高声喊道：“明天再来啊，爷爷还帮你们搬梯子！”

孩子们答应着，越跑越远，不一会儿就没了踪影……

湘伯家的枣

□魏咏柏

(小小说)